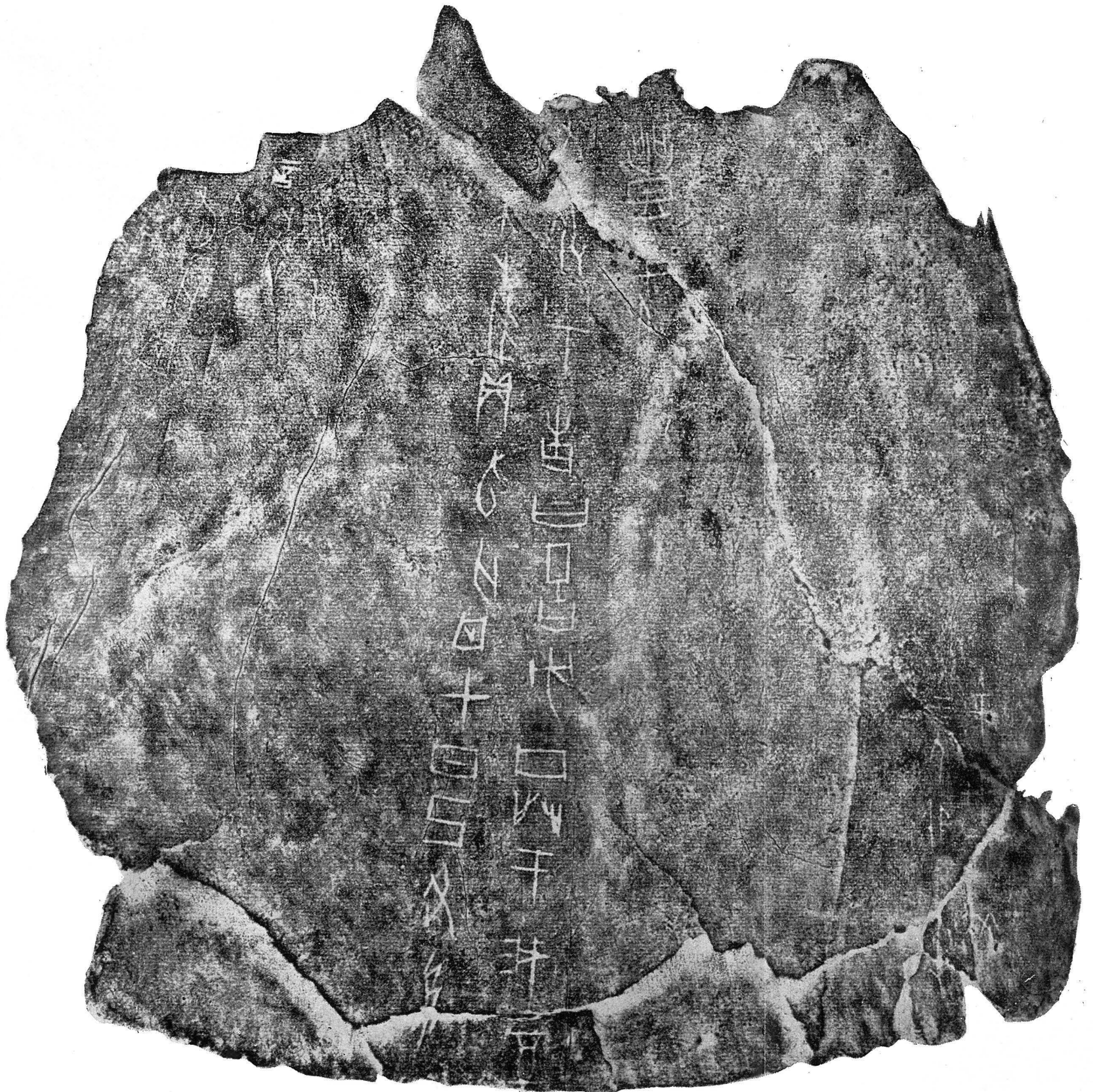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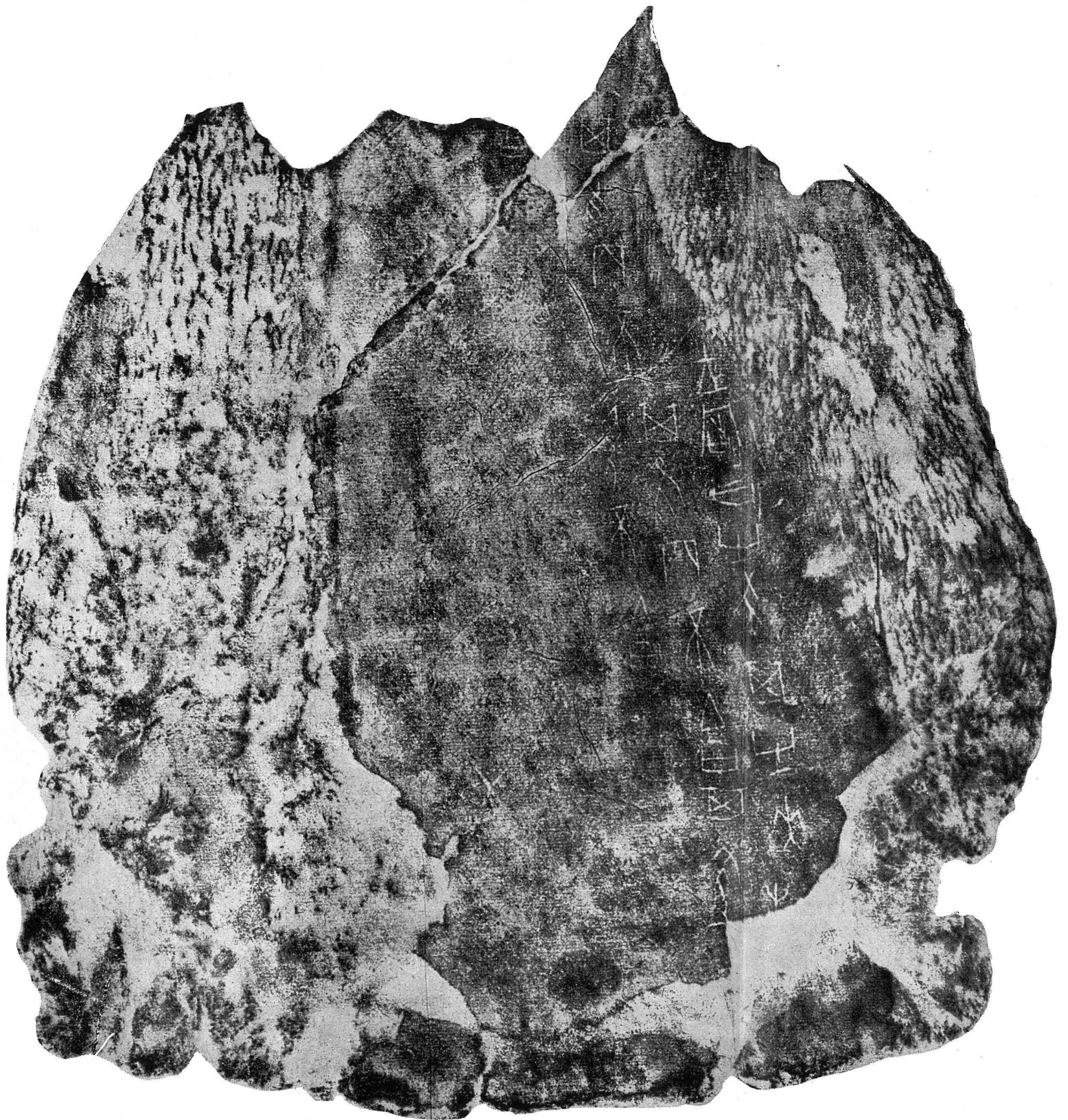






漢城大學所藏大胛骨刻辭考釋

董 作 賓

一、前 言
二、釋 文
三、考 證

一

寫這一篇“漢城大學所藏大胛骨刻辭考釋”，爲了給胡適之先生慶祝六十五歲誕辰而作，在此時此地開始寫，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三年前的十二月十二日，我曾陪同胡先生遊日月潭，住在臺電招待所。今天是同時，同地，不期然而然，我又陪着葛璧教授來遊了，爲的抽出時間寫集刊爲胡先生祝壽的論文，我曾隨身帶着這一批資料。今天葛璧們到大觀去了，因爲我曾去過，所以留下。一個人坐在招待所的明窗淨几之前，雲山變幻，氣象萬千，和上次晴朗天氣的景物，迥乎不同。此時水色碧綠，一望無際，有時雲霧籠罩在波平如鏡的湖面上，細雨濛濛，淅瀝盈耳，真像是進了塵寰以外的仙境，萬慮俱寂。樂得把書稿攤開，慢慢的寫下去。

說起這一塊大胛骨，也是值得紀念的一種回憶。去年，我陪着朱駱先溥心畬兩先生，觀光大韓民國，大概是五月中旬罷，曾在漢城大學的博物館發現了它。據後來梅原末治教授見告，這塊大骨版，是日本關野真先生于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從北京買到的，一直到現在未經著錄過。當時我就托李元植君，拓了一份，自己又親摹一遍，可惜這些材料，回臺北找不到了。八月間到香港，又寫信去請托李君，今年秋天，李君才輾轉寄到香港。爲胡先生寫論文之事，我早就接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徵文的信，推延已久。我打算寫這個題目。這次回臺北來，把稿件携帶着，又苦于冗忙，直到今天才動筆，這也算偶然遇到的機緣了。李君拓本未能太清楚，但已經算難爲了他，他又拓出一些有字部分，不清楚的也摹在一旁，我又重摹一遍，現在可以發表

了。印在文前的拓本摹本就是。

這塊大胛骨，也可以稱為殷虛書契的菁華之一。像這樣，大的牛胛骨，大字塗硃，正、反兩面均有文字，在十萬片甲骨文字中，確實是少見的。民國三年十月羅雪堂氏把他所藏的甲骨選出六十八片脆弱不易傳拓的，用影照精印了一本殷虛書契菁華，其中有大胛骨四版，都是正反兩面皆有文字的，民國十九年我曾在旅順羅厲，摩挲原物，字畫中塗飾硃紅，鮮艷如新。去歲見此版，驚為足與菁華伯仲，不過文字較少而已。本篇有釋文、考證、兩部分，將附錄之“俎于義京”記事文字，一併列入，論述如下：

二

以下釋文，以漢城大學大胛骨刻辭為正文，其餘為附錄：

正文：

癸酉卜，永貞：“旬亡咎”？三（左行，在大骨正面左方）

上吉（此屬於上一卜兆）

癸未卜，永貞：“旬亡咎”？七日己丑，長友化乎告曰：“吾方征于我冥，豐”。

七月。（右行）

（8）癸卯，俎于義京（合文）差三人，卯十牛。（左）（左行在骨正面右下角為附列之記事文字，非卜辭。說詳下節。）以上“漢一”正面刻辭。卜兆皆向右，知為右胛骨。

王占曰：“虫（有）祟，其虫來媼，其隹丙不吉，其隹□，弘不吉”。（左行，與正面癸未卜句辭相應。）“其隹丙，不吉”。（左行）

以上“漢二”，大胛骨反面。正反面文字中，皆塗硃紅。

附錄：

上吉（上一卜兆記事）

一、小吉（中一卜兆記事）

一、（下一卜兆記次第）

（9）癸卯，俎于義京（合文）差三人，卯十牛。右。（右行。在骨正面左下角。

亦附入之記事文字。)

以上“甲三三六一”大骨版正面。卜兆向左，知爲左胛骨。

“逐豕隻(獲)”?(左行)

以上“甲三三六二”大骨版反面。

(插圖)(在第三節文中本篇第13葉。)

- (1) 己未，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左。(右行)前 6.2.2 (通 362，粹 414 同。粹編拓時，右邊“左”字一部分殘缺，“牛”字又殘缺下半。)
- (2) 己未，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中。(右行)前 6.2.3 (通 361，龜 2.2.12 同)
- (3) 癸酉，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右。徵人名 30 (續 1.52.2)
- (4) 丁未，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粹 413
- (5) 丁酉，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中。粹 411
- (6) 丁卯，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中。粹 415。
- (7) □寅，組(于)義京，差(三人)，卯十牛。右。契 10

以上“組于義京”記事文字七片，並大骨版二見，凡九見。

丁亥卜，永貞：“王从戡”?甲3333 (此片已入武丁日譜，辭二二六)

王固曰：“吉”。甲3334 (此片已入武丁日譜，辭二二七)

戊戌，帚喜示一屯(對)。岳。甲3331 (此爲上一骨之骨白，未入武丁日譜)。

此稿材料竣竣，以示嚴一萍君，嚴稱可能已有與甲編大骨版拚合者，次日送其拚合之一冊至，檢其中上列之甲3361果與甲3333密合，甲3362果與甲3334密合，且有骨白刻辭甲3331，於是知“組于義京”一辭，不但漢城大學之一版，當入武丁日譜，而甲3361之一版，上段早已入於武丁日譜中 226, 227, 三十年六月十六丁亥日了。

三

大胛骨上的刻辭，值得特別提出研究者二事：第一，是足以訂補殷曆譜武丁日譜者，爲七月癸未卜旬之辭。第二，是“組于義京”記事文字的年代和它在大胛骨上的

關係。

一、訂補武丁日譜的新資料

提起殷曆譜的武丁日譜，這十餘年來，使我對於甲骨學的研究上，大失所望，感慨萬千。就此一端，足見甲骨學在近十餘年是退步的，不是進步的。在武丁日譜的前面，我曾寫過一段：

日譜之作，所以試爲“斷代研究”更進一步之新方案也。此種方案，乃余所認爲今日整理甲骨文字是正當途徑，示其凡例，願與治契學者共商討之。我所提出的“新方案”都寫在下面了，簡單舉出要略：

兩種原則：一、分期 二、復原

六種方法：一、同文異版 二、同版異文 三、同事異日 四、同日異事

五、面背相承 六、正反兩貞

以上八類，在殷曆譜下編卷九，日譜敘說中，均舉有例證，這是我認爲斷代方法的新方案，我相信這八種方法，都是對的，所以以武丁日譜爲例，加以實驗。我曾呼籲治契學者，共同商討。我在各種辦法敘述之後，曾說明這些方法的效用和我自己並未能盡最大的拚合復原的努力。原文云：

以上六法，爲整理卜辭者所應注意。惟分期必須認真，復原必須盡力，然後月日可以聯繫，事類得其貫通，同版以證時期之近，重文以補彼此之缺，更以人名、地名、爲之線索。如綴百衲之衣，如穿九曲之珠，規矩粗備，運用之妙，在於人爲。本譜一(武丁日譜)，卽應用兩種原則，六種方法之一例，驟視之似茫無端緒，細審之則條理自見。惟所憾者：復原工作，尙未盡最大之努力，考釋文字，多屬隨手寫出，不遑深究，補訂之任，留待將來而已。

真够可憐了，武丁日譜，發表十餘年，從未見有作“補訂”工作或研討此一問題之甲骨學者，我個人又苦於沒有工夫自己重新研究，有時偶然發現新資料，可以修訂它的，都曾抄錄下來，一一補入，能够充分下復原工夫者，在十餘年間，惟有嚴一萍君一人而已。胡厚宣君不肯潛研曆法，對於年曆，毫無信念，甚至譏我爲牽強附會。如胡君用工夫甚久，不肯深入研究，猶復如此，其餘的人就更不必多論了。

今爲了漢城大學大胾骨刻辭，有關舌方，又有“七月癸未”之紀錄，披覽日譜，

依舊未加修訂，不覺感慨系之。武丁日譜，曾收入菁華大骨四版，正反凡八面。日譜本身，上面橫線，第一層示武丁田游在外，第二層是“伐下旨”，第三層是“伐土方”，第四層是“伐舌方”。這四層線條，均是以事類相從，所謂“同文異版”及“同日異事”的日譜的下層橫線，表示同版關係的。所謂“同版異文”，“同事異日”，線條愈密，關係愈多，甚至有多至十四層者。當時作此聯繫時，煞費心機。至於“面背相承”，“正反兩貞”，均分別聯繫於上端。如此，方能把武丁時代，不記年祀，少有月日的一堆殘碎孤立之辭使之有所連貫。現在把武丁日譜中，列在二十九年之卜辭，擇要抄錄一些於下，並補入此次新資料。

武丁二十九年 一月小辛巳朔

癸未三日 癸未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往，乃茲虫(有)祟”。六日戊子，子攸死。一月。(27)菁4，骨背面。此有“一月”(括號內數字，係日譜卜辭編號，以下並同)

戊子八日 (六日戊子，子攸死。)

癸巳十三日 癸巳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乃茲亦虫祟，若稱”！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叶車馬，猷馭王車，子央亦墜。(28)同上。

甲午十四日 (王往逐兕……)

三月小庚辰朔

丙戌七日 丙戌卜，爭貞：“今三月雨”？(41)鐵249.2

丙戌卜，爭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旨，我受虫佑”？(42)同上。
“同日異事”之例。

癸巳十四日 癸巳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虫(有)祟，其虫來嬭，乞(繼)至”。五日丁酉，允有來嬭自西，沚戠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伐二邑。舌方亦牧我西鄙田。(44)菁2 骨面 (按此時爲土方與舌方同時侵略西北邊境之始。)

丁酉十八日 (五日丁酉，……)

丁酉卜，穀貞：“今春登人五千征土方，受有佑”？三月(45)後上31,6 此有三月。

四月大己酉朔

癸丑五日 癸丑卜，爭貞：“旬亡田”？王占曰：“虫祟，虫夢”。甲寅，允虫來嬭，左告曰：“虫往芻自滌，十人虫二。(47)菁2(按芻與牧，皆北方游牧民族所爲之侵略行動。)

癸丑卜，穀貞：“舌方其出”？(50)金364

癸丑卜，穀貞：“冀及舌方”？四月。(51)同上，此有四月，記舌方出事。

甲寅六日 (甲寅，允虫來嬭……)

癸亥十五日 (癸亥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虫祟，其虫來嬭，乞(繼)至”。七日己巳，允虫來嬭自西，晁友角告曰：“舌方出，牧我示□田，七十五人”。(52)菁二，正面。

己巳廿一日 (七日己巳……)

五月小己卯朔

癸卯廿五日 癸卯卜，爭貞：“旬亡田”？甲辰大雷風，之夕墜。乙巳□達(羌)五人。五月，在臺。(54)菁三，正面，此有五月，武丁尙田游於外。

甲辰廿六日 (甲辰大雷風……)

六月大戊申朔

癸丑六日 癸丑卜，爭貞：“旬亡田”？三日乙卯，虫嬭。單丁人豐芻于糸。□丁巳，麤子豐芻，□鬼亦得疾。四日庚申，亦虫來嬭自北，子嬭告曰：“昔甲辰，方征于𠂔俘人十虫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虫六人。六月，在臺。(58)菁三面，菁五背(甲辰五月廿六日，戊申六月一日，庚申六月十三日，報告行程最快須十二日。)

此辭追記事項甚多，爲“面背相承”之一例。辭中所記之方，當是舌方土方之簡名。此時武丁仍田游於外，所在地與五月癸卯同。

癸酉廿六日 癸酉卜，永貞：“旬亡囙”三。(漢一。按此爲癸酉卜旬之第三卜。)

七月小戊寅朔

己卯二日 己卯卜貞：“令沚戠步”，？七月。(61)前 6.8.3

癸未六日 癸未卜，永貞：“旬亡囙”？七日己丑，長友化乎告曰：“舌方征于我奠豐。七月。漢一。(大胛骨正面)

己丑十二日 (七日己丑……)

按七月癸未，原列菁六一辭，現移於九月，因所記土方侵略事，無月名，當在近期。土方與舌方同時發動侵略之報告，已見於三月癸巳。長與豐當是一地，友角與友化及後一辭戈化凡三人，當皆是守長的將領。在四月癸亥，長地曾受舌方侵略，此時舌方又侵入長地之豐，故有守土將領友化派員報告之舉，事類，地點，均屬密合。又二十八，三十年，七月均無癸未，非列此年不可。

癸卯廿六日 癸卯俎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左)漢一(以上正面)。

按俎于義京一辭，爲記事文字，在漢一正面右下方。所補(左)字，據下一辭有右而定。日期爲癸卯，當與癸未，癸酉二辭，相距不遠，故附於七月。

癸卯俎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右。甲三三六一

此類記事文字常見，但不詳應在大胛骨何處，今據此兩大胛骨，知必在大骨版之左或右下方角旁，蓋利用卜辭不及之處，以記此事。此版爲左胛骨，刻於左邊下方，上版爲右胛骨，刻於右邊下方，左右行亦正相對稱，知所有此類記事，均是如此。餘詳下節。

八月大丁未朔

癸亥十七日 癸亥卜，穀貞：“旬亡囙”？王占(曰：“虫巢”。五日)丁卯，王狩敝，祝車馬□，(祝)陞在車，皀馬亦□，(皀亦虫！)(66)徵地

31, 58 雜 60, 68 續 3. 40. 2。4. 33. 1。5. 3. 1。5. 5. 1。八片綴合。

按此爲“同文異版”殘辭互相補足之一例。月名在次片

乙丑十九日 乙丑(卜)貞：“翌丁卯，王其狩敵泉，禽”？八月(70)前6. 11. 5。
6. 11. 6 二片合。

丁卯廿一日 (五日丁卯……)

九月小丁丑朔

癸未七日 癸未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虫崇，其虫來媼，乞至”。九
日辛卯，允虫來媼自北，奴妻娵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62)
菁二（此亦報告土方寇邊事）。

辛卯十五日 (九日辛卯……)

辛卯卜，爭貞：“勿令望乘先歸”？九月(73)前6. 4. 3

壬辰十六日 壬辰卜，爭貞：“王甫沚戡从”？(74)

癸巳十七日 (癸巳卜，□貞：“旬亡田”？王占曰：“虫崇，其虫來(媼，□日
□□，允虫來媼自□，□乎告曰：□方征于我東鄙，戡二邑”。
王步，自□于謝。(□日辛)丑，夕翌。壬寅，王亦冬夕默。(63)
菁二

癸卯廿七日 癸卯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虫崇，其虫來媼”？五日丁
未，允虫來媼。□御自弓圉六人。(65)同上

以上皆原譜七月內之卜辭，應爲61至65，均可移於九月。

十月大丙午朔

丙午(卜)貞：“舌方亦出”？十月。(75)續3. 6. 5

貞：“舌方不亦出”？(76)鐵10. 3

以上二辭，爲“正反兩貞”之例，不在一版。

十一月大丙子朔

丙子卜，爭貞：“自亡田”？十一月。(79)，甲2911, 2913, 2915,
2935合

(丙子卜)，爭貞：“自其(虫田)”？王曰“□昔我舊臣，□石之

齒，今之虫古，𠂔(齒)。三旬虫六日𠂔辛(亥𠂔、夾、相、方、允伐)。(81)外87，庫1816合

丙子卜，爭(貞自其虫田)?王曰：“𠂔昔我舊(臣，𠂔)石之齒，今之(虫古，𠂔)齒。三旬虫六日𠂔(辛亥，𠂔、夾、相、方允伐。(82)同上(79)

辛巳六日 辛巳卜，爭貞：“今春王勿从望乘伐下旨，弗其受虫佑”? (83)
佚 979

(辛巳)卜，爭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旨，受虫佑”?十一月(84)
同上“正反兩貞”例。

辛巳卜，賓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旨受虫佑”? (89)續 3.8.9

𠂔𠂔卜，賓貞：“今春登(人)正土方”? (90)續 3.8.9

以上二辭，“同版異文”例，由此知下旨與土方，同時征伐。

丙申廿一日 丙申卜，穀貞：“今春王勿伐下旨，弗其受虫佑”? (106) 續 3.11.4

此版與上一版，爲“同事異日”之例。

辛丑廿六日 辛丑卜，賓貞：“令多尹从望乘伐下旨，受虫佑”? (111)後上 31.9

辛丑卜，穀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旨，受虫佑”? (112)庫 1624

以上二版，乃“同文異版”之例。

貞：“今春王勿从望乘伐下旨”? (113) 集 B36

十二月小丙午朔

己酉四日 己酉卜，穀貞：“今春王由土方(伐)? (116) 庫1558

己酉卜，穀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旨”? (117) 同上

貞：“勿从望乘”? (118) 同上

以上一版三辭，可證伐土方下旨爲同時事。

辛亥六日 (三旬虫六日𠂔辛亥，𠂔、夾、相、方、允伐。)(見十一月一日

丙子一辭)

此段追記於十一月一日丙子一辭下，是此四邑之戣，在辛亥日，而知道是此日，則在乎十三月癸未一辭的追記。參互對照，殘辭互綴，乃能明瞭此一版重要史實。

癸丑八日 癸丑卜貞：“旬亡田”？王占曰“田祟”。七日己未翌，庚申，月田食。

(138) 庚申十五日 (庚申。月田食。)

按由此月食，可知是年十二月爲丙午朔，是年有十三月，與十一月丙子朔(辭97, 81)正應爲武丁之二十九年。詳見殷歷譜卷三，交食譜月食四。

十三月大(閏月)乙亥朔

癸未九日 癸未卜，穀貞：“旬亡(田)？王占曰：“田)祟！其田來嬭，乞至”。七日己(丑)，允田來嬭自西，彗戈化告曰：“舌方征于我奠。(四日)壬辰，亦田來自西，田乎告(曰：“舌方)征我奠，戈四邑”。(135)徵地 31, 58, 雜 60168。續 3.40.2。4.33.1。5.3.1。5.5.1。合(已見辭66)

(139) 己丑十五日 (七日己丑……)

壬辰十八日 (四日壬辰……)

(140) 癸巳十九日 (癸巳卜，田)貞：“旬亡田”？(四日丙申)，允田來嬭自西，田告曰：“舌方)戈魑、夾、方、相，四邑。十三月。(140) 珠1182

癸巳卜，爭(貞：“旬)亡田”？四日丙(申，允)田來嬭(自西)，田告曰：“舌)方戈(魑)、夾、方、相，四邑。(十三月)(141) 甲

3056, 3058合

參照武丁日譜，從二十九年的一月到十三月，把殘甲斷骨，用兩種原則，六種方法，聯綴起來，成功了一版史料的堅強組織。這一年又包括了一個十二月十五日庚申月食的天象基點。在這裏，我並不希望很多位甲骨學者都明瞭，都有信心，我可以說明我自己相信這種辦法的道理。第一是我個人並不像別位有蔑視殷代文化程度的成見，第二，我對於天文曆法稍有常識，而且信任這種科學方法，可用以研究上古年代。第三

我試驗把毫無辦法的武丁時代的破碎甲骨，用兩種原則，六種方法，組織起來，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再進一步，加以補充修正，使它更堅強起來，當然是我自己的責任，希望別人繼續作下去，十餘年來，已是絕望了。

根據以上的簡單資料，我們把它歸納起來，可以知道武丁二十九年的許多重大事項：

在武丁日譜的附圖後面，我曾統計過這一批材料是：

武丁日譜，所錄甲骨刻辭五百一十四，內有列號者五〇五，不列號者九。圖版二百三十七。骨背附入，具如右。

其中圖版，新增加者，即“漢一”及“漢二”，一塊大胛骨之正反二面。附列論文，有：

一、分組之關係 二、幾條小考證 三、論舌方與鬼方 四、本譜大事記

前三項，具見原書，不再述及。至於大事記，我曾列出：

一、田游 起二十八年七月癸巳，訖廿九年十月。(約一年又四個月。)

二、伐下旨 起廿九年二月，訖廿九年十二月庚申。(約十一個月。)

三、伐土方 起廿九年三月丁酉，訖三十年六月。(約一年又四個月。)

四、伐舌方 起廿九年十二月辛丑，訖三十二年七月己丑。(約二年又九個月。)

在日譜中，很明白的顯示着，武丁中葉，喜好田游，其地點在大邑商(商邱)東南之‘田獵區’。爲了他久離京都，遠游東南，因而西北的下旨叛變，武丁因駐蹕在外，鞭長莫及，同時土方與舌方各游牧民族，紛紛寇邊。於是武丁既命望乘伐下旨，又命泄戡征土方，舌方與土方同時寇邊，或災城邑或牧芻民田，或俘虜人口，至二十九年十二月，開始命噩以戈人伐舌方，繼以命噩，繼以王的親征。伐舌方之役，前後三年，是殷伐對於北方游牧民族一次重大戰爭，也就是見於易，詩，竹書紀年之“伐鬼方”，參以王觀堂氏鬼方、昆夷、玁狁考，就可以知道舌方必是後來的鬼方了。

本文節錄之資料，限於武丁之二十九年，再分別田游，邊患，列爲簡表：

關於武丁田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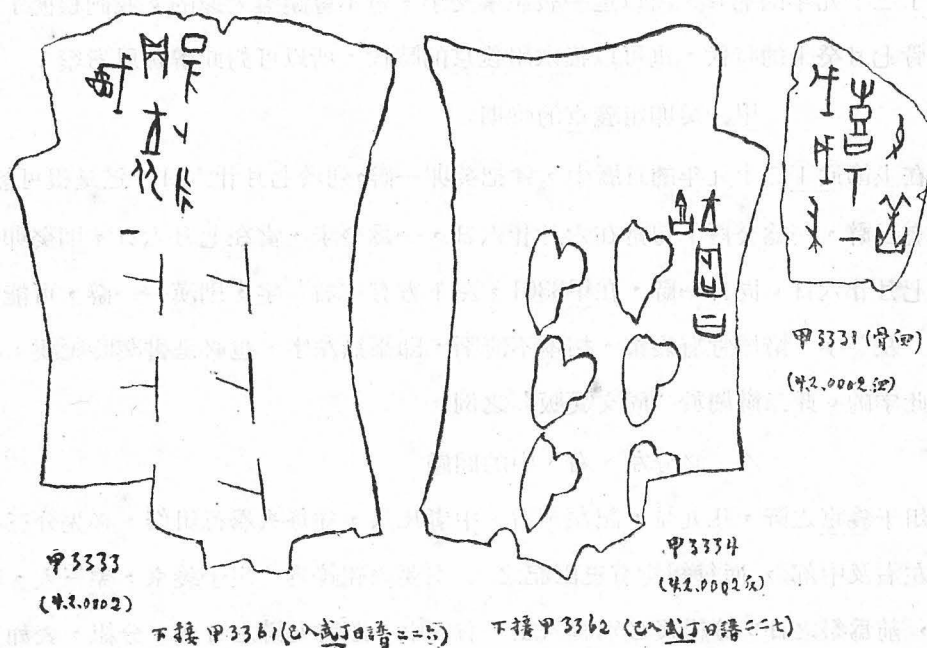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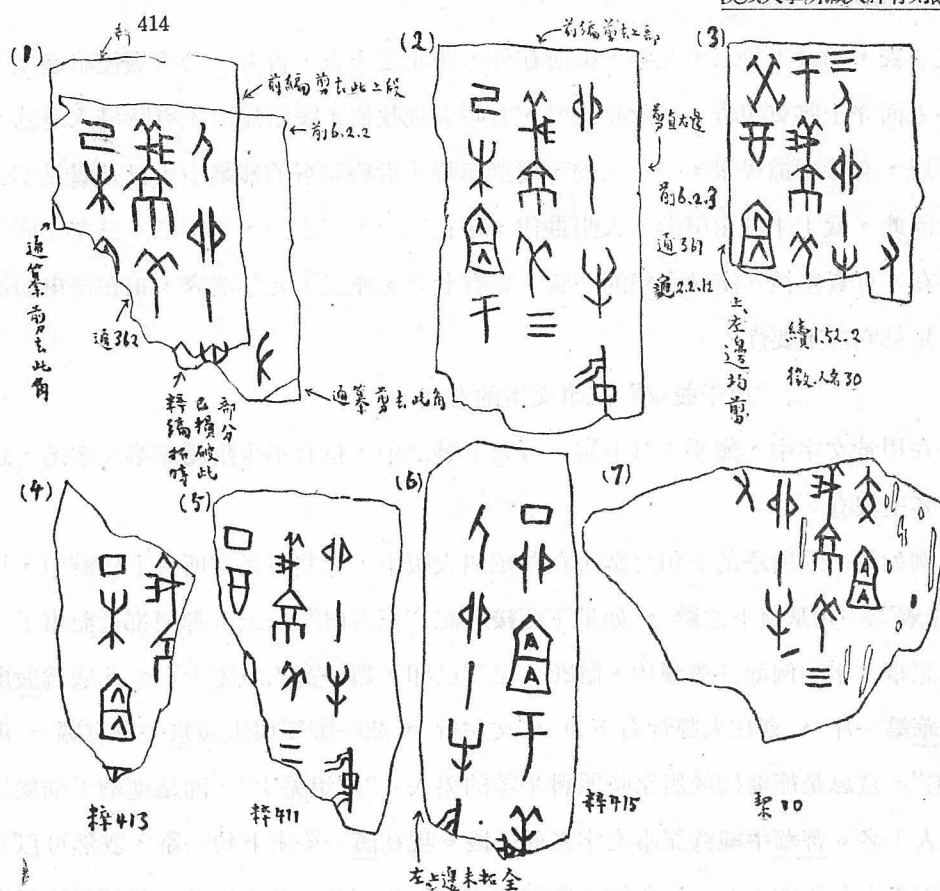
武丁年	月	日	譜中卜辭號	大事記
29	1	14甲午	(28)	王往逐 <u>累</u> 。

29	5	25乙巳	(54)	王在 <u>臺</u> 。
29	6	6癸丑	(58)	王在 <u>臺</u> 。
29	7	16癸巳	(63)	王步于 <u>謝</u> 。
29	8	21丁卯	(70, 71)	王狩于 <u>敝</u> 泉。

武丁自廿八年的八月有王往于臺紀錄，十月有在岵阜紀錄，廿九年二月有“王往省牛于臺”，至七月仍在該地，八月又田狩於敝，可知武丁在外田游之久。

關於廿九年西北邊患者：

武丁年	月	日	譜中編號	大事記
29	3	18丁酉	(44)	<u>沚</u> 戡報告： <u>土方</u> 侵東鄙，戡二邑。
29	3	8丁酉	(44)	<u>沚</u> 戡報告： <u>舌方</u> 牧于西鄙田。
29	4	6甲寅	(47)	左報告：有芻于 <u>涖</u> 者，十二人。
29	4	21己巳	(52)	<u>臺</u> 友角報告： <u>舌方</u> 牧于或田，七十五人。
29	5	26甲辰	(58)	北 <u>叟</u> 子 <u>嬖</u> 報告：方俘去十五人。 (據6月8日己卯的報告)
29	6	1戊申	(58)	同上 方又俘去十六人。(同上)
29	7	17己丑	(<u>漢</u> 1)	西 <u>長</u> 友化派人報告： <u>舌方</u> 侵略 <u>豐</u> 邑。(事在以前)
29	9	15辛卯	(62)	北 <u>叟</u> 妻 <u>嬖</u> 報告： <u>土方</u> 牧于我田，十人。(事在以前)
29	9	17癸巳	(63)	將領某派人報告： <u>口</u> 方侵東鄙，戡二邑。(事在以前)
29	12	6辛亥	(81, 82, 135, 141)	<u>邕</u> 親報告： <u>口</u> 方侵略 <u>戠</u> 、 <u>夾</u> 、 <u>相</u> 、 <u>方</u> ，四邑。(見於13月19日癸巳的報告，史臣計日追記如此。)
29	12	15己丑	(135)	西 <u>臺</u> 戈化來報告： <u>舌方</u> 侵我 <u>奠</u> 。 (事在以前)



據上二表，知武丁於二十九年，田游在外，西北之土方，舌方，乃乘機侵略邊境，根據各方面守土將吏報告，在此年之內，有時大量牧芻，踐踏農田，有時侵入邊邑，災害居民，有時虜掠民衆，一年之內，幾無寧時，附錄記事的殘辭中，已是屢見不一見的。因此，武丁才結束田游，大張撻伐，皆在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年之間，史實俱在，可資覆核。漢城大學的一版，記有七月，僅二十九年能容，正在邊患紛擾之際，足見它的重要性。

二、“組于義京”記事文字的考察

在甲骨文字中，幾乎全是卜辭，可是卜辭之中，也有不少附屬記事文字的，這在各期各王都有。

例如上一節所舉的卜旬之辭，在菁華四大版中，尤其習見。所有卜旬辭中，只有“旬無禍”一句是貞卜之辭，如果下面接着記“王占曰”云云，那便都是記事了。純粹的記事文字，例如日譜圖10，辭26，記“己卯，媚子賓入組羌十”。此版爲殷虛書契菁華第一片，刻在大胛骨右下角，文左行。此一辭頗與組義京一辭有關，所謂“組羌”，意思是能够伺候組祭時照料牛羊的羌人。“入組羌十”，即是進納了伺候組祭的羌人十名。菁華中純粹記事文字僅此一段。現在漢一癸未卜旬一辭，既然可以考定在武丁二十九年的七月，所以這一版記事文字，也不會距離太遠的。我們根據了漢一大胛骨七月癸未的時代，也可以推求組義京的時代，所以可對此辭加以考察：

甲、癸卯組義京的時期

在上節武丁二十九年的日曆中，曾把癸卯一辭，列於七月廿六日，這是很可能的。漢一有三辭，一爲癸酉卜旬當在六月廿六日，一爲癸未，當在七月六日，則癸卯，可能在七月廿六日。同日一辭，在甲3361，左下方有“右”字，則漢一一辭，可能左下方有“左”字，惜原骨有裂損，拓本不清晰，即果無左字，也必是書契時脫誤，絕非不列此字的。此二辭屬於“同文異版”之例。

乙、必分左、右、中的問題

組于義京之辭，凡九見，記左、右、中者凡八，知每次舉行組祭，必先分三組，列於左右及中部，而每組均有史臣記之。主要之紀錄爲“組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前爲祭之日，分組後必別記入左，右或中。茲將九辭之日名，分組，表如下：

組于義京分日分組表：

日名	左	右	中
己未(二見)	有(右行)	無	有(右行)
癸酉(一見)	無	有(右行)	無
丁未(一見)	有(?)右行	無	無
丁酉(一見)	無	無	有(右行)
丁卯(一見)	無	無	有(左行)
□寅(一見)	無	有(左行)	無
癸卯(二見)	有(?)左行	有(右行)	無

觀以上七日殘辭，可以知每次必分別列爲左、右、中三組，七日共當有二十一組。今己未之祭見“左”與“中”，癸卯之祭，見“左”“右”，其餘皆僅一見。又據癸卯二辭，知每辭必佔一大塊胛骨之正面下部近左或右邊緣空隙之處，知記此二十一辭者，至少當有大胛骨二十一版。今茲所能見者，大胛骨二版，殘片五版而已。又羅雪堂氏各編對拓本僅取有字部分，以省篇幅，王簠室氏徵文，分類編入，尤多割裂，其對於復原工作之影響極大，羅王二氏皆非始料所及。今日若非有漢一及甲3361，得見原骨，則“癸卯”一辭，永遠脫離大胛骨，不但不知其部位，且亦不易考其年代。又若非甲3361全拓原版，即與甲3334，也不易接合了。

丙、關於義京合文之問題

最早注意此類記事文字者，爲郭鼎堂氏，他于通纂考釋中，曾有解說。他在361, 362兩片下云：

右二片中人名奇字王國維疑峨，羅振玉謂“从義京”。余謂乃“義京”二字之合文。以辛讀五千，𠂔之讀五十例之，則義當讀京儀，即常儀矣。

郭氏以爲合文，是對的，卜辭中地名之合文，如黃林、主京、匚泉、上𠂔之類，皆是上下讀之。至於他依數字五千，五十合文，自下而上讀之，又以京爲常，附會常儀人名，均非是。此義京當是地名，組於其地，並非組於其人。地在殷之東南，武丁田游所在，今知其時代在武丁中葉，即二十九年之內，則在其地舉行組祭，連續七次以上，自屬可能。若爲人名，不能但在一時祭之。又凡祭先公先王必卜，此無卜貞字，

非卜辭，故知義京必非人。如爲人名，不但他王未祭，即武丁時代亦少祭之，因不見於他片，僅見此類刻板式的記錄而已。大意可知者，爲某日舉行俎禮於義京之地，用三個羗人卯十頭牛。凡七次，每次又皆分三組舉行之，分三組爲左、右、中。如此而已。卯牛之法，尙不能詳考，每次舉行，三組共須有羗九人，牛三十頭，也可以想見規模之大。殷王在田游時，仍照例舉行貞卜，舉行祭祀，供應豐繁，不難想象，武丁爲殷代中興名王，也由此可知了。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始寫，卅日寫訖於臺北平廬。